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胡仲子集卷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孫　梅

校對官中書臣陸　湘

謄録監生臣沈希曾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六

胡仲子集　　別集類五　明

提要

臣等謹案胡仲子集十卷明胡翰撰翰字仲子一字仲申金華人洪武初以薦為衢州府教授事迹具明史文苑傳是集乃其門人劉剛及浦陽王懋溫所編以洪武十四年刊板令印本罕傳惟寫本猶存於世凡文九卷詩

一卷史稱其文曰胡仲子集詩曰長山先生集今合為一集豈剛等所併歟史又稱翰少從吳師道及吳萊學為古文復登同邑許謙之門今觀其文章多得二吳遺法而持論多切世用與謙之坐談誠敬小殊然嘗與修元史五行志序論即其所撰今見集中於天人和同之際剖析頗徵孅尊辨宗法論諸篇亦湛深經術則又未嘗不精究儒理也詩不多

作故卷帙寥寥而格意特為高秀朱彝尊靜志居詩話曰金華承黄文獻溍柳文肅貫吳貞文萊之後多以古文詞鳴詩非所好以詩論吾必以仲申為巨擘焉獨孤及之論曰五言之源生於國風廣於離騷著於蘇李盛於曹劉漢魏作者質有餘而文不足以今揆昔則有朱絃疏越太羹遺味之嘆誦仲申五言正猶路鼗出於土鼓篆籀生於鳥跡庶幾哉

升堂之彦乎宜潛溪有學林老虎文淵鯨之目也斯言允矣乾隆四十二年八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胡仲子文集原序

韓退之抗顔師一世自李習之以下皆欲弟子臨之而習之謇然不甚相下崇言正論往往與退之角其復性平賦二書修身治人之意明白深切得斯道之用蓋唐人之所僅有而可與退之原道相表裏者也瀌嘗以為習之識高志偉不在退之下遇可畏如退之而不屈真豪傑之士哉古之君子其自處也高其自期也遠其自視也尊其擇師與友也審舉天下無足慊意者則求古

人之賢者而師友之茍有得於心矣當時知否不卹也身之貴賤弗論也行之為事功宣之為言論一致也其心廓然會天地之全而游乎萬物之表視古今如一旦暮視千載以上之人若同堂接郄而與之語何暇以凡近者累其心乎孟子舍子思之門人而願師孔子非遺其師也道宜然也近世學者鄙陋而無志聞古之人畏之如雷霆鬼神不敢稍自振僕僕焉於庸常之人師云師云而卒無所成者皆習之之所棄也吾友胡先生獨

不然自其少時誦數十萬言在諸生中已驚動其鄉邦老儒咸畏而敬之及其既長而壯奇邁卓越務師古人出言簡奥不煩而動中繩墨如夏圭商敦望而知其非今世物也同郡大儒若吳貞文公立夫先生嘗師事之吳公亟稱其才不置黃文獻公晉卿以文學名天下見先生輒延致共語所以期待者甚隆而先生亦不為之屈也諸公既亡先生之學益成行益修德愈劭而文愈雄大江之南稱賢者必曰先生而先生不自以為至也

今天子有國之初大臣交薦先生才行上憫其老不欲重煩以政命為衢州教授會修元史復薦入史館史成賜金帛遣歸或謂先生未展其所學而先生澹如也先生嘗慕邵子程子之為人所養甚深極乎博而守則約務乎大而不遺乎細於人鮮所推讓而所許者衆必以為賢於言不輕發而所言者人必以為當其所著衡運井牧皇初諸文有習之之辭而所得者非習之所及也先生年未老而文已傳於時獲讀之者莫不知其為可

貴然其可貴者豈特文乎哉是則先生之自得者世之人未必能知雖濂亦不能盡其詳也濂與先生同師於吳公相友五十餘年髮禿齒豁矣見世之士多矣心之所仰而服者惟在先生則先生之文豈獨今之所難遇乎學子劉剛撰次成集而王君士覺為圖其傳來請序濂不讓而書其首篇所以嘆先生之善學而幸天下之見其文也先生名翰字仲申金華人仲子其號云洪武十三年秋八月癸酉前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

誥兼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同郡宋濂序

胡仲子集卷一

明　胡翰　撰

衡運

皇降而帝帝降而王王降而霸猶春之有夏秋之有冬也由皇等而上始乎有物之始由霸等而下終乎閉物之終消長得失治亂存亡生乎天下之動極乎天下之變紀之以十二運統之以六十四卦乾天道也健而運乎上坤地道也順而承乎下天地既判其氣未交為否

既交為泰始乎乾訖乎泰四卦統七百二十年是為天
地否泰之運乾一索得男而為震坤一索得女而為巽
震長男也巽長女也夫婦之道也始成為恒既交為益
乾再索得男而為坎坎中男也坤再索得女而為離離
中女也中男中女夫婦之道成為既濟既交為未濟乾
三索得男而為艮艮少男也坤三索得女而為兌兌少
女也少男少女夫婦之道成為損既交為咸是為男女
交觀之運男治政於先女理事以承其後男之治也從

父之道大壯也无妄也長男從父者也需也訟也中男從父者也大畜也遯也少男從父者也六卦統一千一百五十有二年是為陽晶守政之運女之治也從母之道觀也升也長女從母者也晉也明夷也中女從母者也萃也臨也少女從母者也六卦統一千有八年是為陰鼂權闕之運坤陰也得闕育而生男乾陽也得闕而生女男歸於母女應於父豫也復也長男歸母者也比也師也中男歸母者也剝也謙也少男歸母者也六

卦統九百三十有六年是為資育還本之運小畜也姤也長女應父者也同人也大有也中女應父者也夬也履也少女應父者也六卦統一千二百二十有四年是為造化符天之運乾坤父母之道也必有代者爲代父者長男也從長男者中男少男也觧也屯也中男從長者也小過也頤也少男從長者也四卦統六百七十有二年內外以剛陽治政是為剛中健至之運陽剛之極陰必行之代母者長女也從長女者中女少女也家人

也鼎也中女從長者也中孚也大過也少女從長者也
四卦統七百九十有二年内外以陰柔為治是為羣_闕
位賢之運陰隨於陽為順豐也噬嗑也中女從長男者
也歸妹也隨也少女從長男者也節也困也少女從中
男者也六卦統一千八百年是為德義順命之運陽隨
於陰為不順渙也井也中男從長女者也漸也蠱也少
男從長女者也旅也賁也少男從中女者也六卦統一
千八十年是為慼妬留天之運長男既息為男之窮也

長女既息為女之窮也於是中男與少男相摶焉蹇也蒙也二卦統三百三十有六年是為寡陽相摶之運陽之摶也陰必隨之於是中女與少女會焉暌也革也二卦統三百八十有四年是為物極元終之運十二運上下萬有一千七百八十載陽來陰往太乙臨之不浸則不極不極則不復復而與天下更始非聖人不能也聖人非天不生也天生仲尼當五伯之衰而不能為太和之春者何也時未臻乎革也仲尼没繼周者為秦為漢

為晉為隋為唐為宋垂二千年猶未臻乎革也泯泯棼

棼天下之生欲望其為王為帝為皇之世固君子之所

深悲也余聞之廣陵秦曉山迺推明天人之際皇帝王

伯之别定次于篇

尚賢

人君兼天下之所有以貴則天下莫與侔其勢也以富

則天下莫與較其利也以權則天下生殺之所由懸也

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而必有待於賢者知天下不

可自用也人雖聰明睿智一堵之外目有所不見十室之間耳有所不聞萬鈞之重力有所不舉百工之事能有所不通況天下大器也舉天下之大器重任也而三代王者或以不明而克綏先禄或以幼沖而弘濟多難或負過人之才强力辨捷而遂亡國喪家不保其身豈天下之大器重任材力者有所不堪而幼沖不明者能勝之哉太甲成王以有伊尹周公為之輔佐故天下不勞而治夏癸商辛有終古龍逢而不能聽有膠鬲商容

而不能用故天下不治而底於滅亡用得其人則太甲之不明成王之幼沖可以遷善改過緝熙光明而為令主不得其人而自用之則雖夏癸之勇力商辛之辯捷負過人之才而不免為獨夫得失之幾不可不審也亡國之人非盡不肖興王之臣非必皆賢天之生才何代無之伊尹仲虺巫咸甘盤傅說非盡生於亳邑也閎天泰顛散宜生南宮适太公望畢公毛公非盡出於豐鎬也亦非素有位而貴也遇之以其道則耕築漁釣遠迹

田野海濵之人皆起而任公卿大臣之責伊尹傅說太公望之於商周是也遇之不以其道雖千乘之國萬鍾之粟曾不足以延搢紳游談之士孟軻氏之於齊梁是也道合則合道離則離去就之義不可苟也至治之世以德相尚天下無不可仕之國故君為官擇人而臣無擇官士患德不修不患無聞也患業不廣不患無位也德修而業廣矣雖欲處衡門而樂考槃也詢衆庶者在閭其能舍乎興賢能者在鄉其能不舉乎由鄉而達於

諸侯貢于天子之廷三適者受上賞不賢者貶爵土則諸侯之責重矣賢者授之以官大賢授大官能者任之以事大能任大事則天子之任又重矣商周之盛上無曠官下無遺才其君臣遇合葢如此周德既衰春秋戰國之際不能統一於是君擇臣而臣亦擇君以事之然猶以義相尚侯嬴魏夷門監也而魏之公子枉車騎虚左迎之毛遂趙下士也而楚烈王願奉社稷歃血聽之魯仲連東海布衣也居邯鄲圍城之中不肯西面而帝

秦人以為天下士也㮣然負其高世之志伸大義於諸侯之上漢唐數百年之盛未有肖其風烈者高帝太宗解衣輟哺傾身散財從海内之士舉天下於反掌之間傳世永久當是時也曰奇士者有矣曰國士者有矣求所謂天下士果何人哉士氣卑而主勢崇偈偈焉以權利相任使其人固有不屑者矣如魯兩生野王二老世豈盡知之乎夫揭數尺之竿懸尋丈之緡鈎螾為餌而投之河海所得者鰌鮒之屬耳呑舟之魚終不足致也

其為術亦疏矣人主之心其精神念慮與天地相酬酢
苟積至誠廓至公求天下之賢以寅亮天工孰不風動
而應之於下天下至廣人才至衆其要莫先於論相相
之賢否官之得失所係也官之得失政之隆替所係也
由君子言之是猶後世之論相也未能盡古之道也治
天下有本君之謂也治天下有要賢之謂也其本正者
天下不勞而治其要得者天下之本不勞而正漢唐之
君莫或知之其有天下非不求賢也其求而用之者不

過以郡國之政有不舉耳朝廷之治有不備耳公卿大夫之職有不稱耳未嘗知正天下之本也為公卿大夫者亦以為能寄郡國之政佐朝廷之治於職足矣未有能正天下之本者也王伯之畧混聖賢之道塞非此其故乎蓋至趙宋而後世之君子有以此為任者而其主不能擇也帝王之大經大本託之空言而無補當此之時得君專且久者皆時匪人假儒術以濟其奸者也易言拔茅連茹泰之君子以此進其君子否之小人亦以

此進其小人二者迭為消長故知人之難非獨難於君子而深難於小人至于君子之小人則又難也其言辨其行堅其見聞之博足以出人之不能其情貌之深足以欺人之不測其知術之巧足以移人所好而不悟其才藝之美足以行人所難而不悖其名君子實則戾也辨之早去之不果植為朋黨惡知其非君子也雖有君子橫罹口語又惡知其非小人也知人則哲帝陶唐氏猶難之共工崇伯之屬衆所共賢者也而帝獨以為非

賢其後果不賢也於是去之而帝之廷無惡人矣於是禹臯陶為帝臣者皆得著其成績人主欲進賢而不能遠小人不足以言知人不知人不足以言得人非常之士待非常之主然後用之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興於此時也蓋必有之矣其興於此時也吾必得而見之矣

井牧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萬民故天下之利聖人不私諸巳亦不以私於人井田之制是也井田者仁政之首也井

田不復仁政不行天下之民始嗷嗷矣其後二百三十有二年而漢始有名田之議猶古之遺意也又其後六百有三年而元魏始有均田之法猶古之遺制也先王之遺制遺意由秦以來僅一二見又皆行之不遠天下之民益嗷嗷矣爲政者南面以子萬姓一夫之飢猶已飢之一夫之寒猶已寒之孰無是心也而訖莫之拯焉方漢承秦苛虐之後民新脫去湯火未遑蘇息高帝因而撫之逮及文景之世國家晏安無事宗戚大臣憑藉

貴髙之勢爭取美田宅以為子孫利益郡邑富商大賈周流天下貲累鉅萬治生產畜牧膏壤十倍上儗封君編戶之民無立錐之地則卑下之為從為僕不暇顧其身貧富不均埶所馴致也故董仲舒言於孝武以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田以抑兼并名田者占田也占田有限足富者不得過制也其後師丹孔光之徒因之令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之議者以三十頃之田周三十夫之地也一夫占之過

矣晉石苞令民男女二人占田百畝丁男女有差有國食禄者有差或十頃或五十頃兼以品䕃其親屬自啓奸端矣民無恒産不能制之專事要束之間不勞民駭衆坐獲井田之利此吾所未喻也殆不過爲兼幷之閑耳非有資於畎畮細民能無不足之患也故名田雖有古之遺意不若均田之善李安世在魏太和中其得君非華夏之主也其得民非歸馬放牛之時也以魏國之大獨能均其土地審其經術差露田别世業魏人賴之

力業相稱北齊後周因而不變隋又因之唐有天下遂定為口分永業之制而取以租庸調之法口分即露田也露田夫四十畝婦人二十畮而率倍之口分八十畝而不倍惟歲易之田倍之永業即世業也夫家受而不還皆二十畝所以課蒔桑麻也民有多寡鄉有寬狭田有盈縮狭鄉之民受田半之為工商者不給而在寛鄉者給之亦半也老疾寡妻妾給之三十畝四十畝雖不耕不可無養也當戸者益之二十畝雖已有田不可不

優也以此均天下之田貧不得粥富不得兼猶懼不能守吾法而乃聽民粥永業以葬粥口分以遷是以小不足而大亂法也何捄於潋振窮恤貧民獲保息周典也何惜而不為之粥而加罰永嚴之禁抑末耳議者如宋劉潋又以魏齊周隋享國日淺兵革不息土曠人稀其田足以給其衆民獲其實唐承平日久丁口滋多官無閒田給受民不復獲其實視為具文不知隋唐之盛丁口相若耳開皇十二年發使均天下之田狹鄉一夫僅

二十畝隋之給受何加於唐也唐雖承平日久貞觀開元之盛其人戶猶不及隋何至其田具文無實也噉言過矣但狹鄉之民多而田不盈永業之田粥而民不固如陸贄所謂時弊者孰馴致也時敝則法亦敝故均田雖有古之遺制不若井田之善周制九夫為井井有溝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有洫四甸為縣四縣為都都有澮地方百里是為一同治都鄙者以之夫間有遂遂有徑十夫有溝溝有畛百夫有洫洫有涂千夫

有澮澮有道萬夫有川川有路萬夫之地三十二里治
鄉遂者以之孟軻氏請野九一而助國中十一使自賦
蓋二法並行遂人匠人多寡異數而內外相經緯焉王
畿之內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六鄉六遂居之六
遂之餘地為甸地距國中二百里即公邑之田天子使
吏治之者也甸地之外為稍地距國中三百里大夫所
食之采地也稍地之外為縣地即小都之田距國中四
百里卿及王子弟之疏者所食之采地也縣地之外為

畺地即大都之田距國中五百里公及王子弟之親者所食之采地也此王畿之制井田常居十之六其不為井者四郊甸地耳其曰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則出地貢者亦三三相任如井田之法八家樹蓺一夫稅入于公孟軻氏所謂皆十一者是也鄉遂之地萊五十畝或百晦二百畝而都鄙之田或不易或一易再易是亦名異而實同也地有肥磽為之井者必有牧以濟之所謂萊與易者則皆牧也故小司徒曰井牧其田野井者其正

也牧者其變也井地均不必牧也井地不均必牧以均之也由是達于天下雖有山林川澤不可以開方制者以井牧授之以貢助取之諸侯之國可按而定也楚人東南之要服也蔿掩爲司馬度山林鳩澤藪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九土之入修千乘之賦况中國之地無山林澤藪之阻無淳鹵疆潦之患原隰衍沃舉目千里夏后氏用之以爲貢商人用之以爲助而周人兼用之以制畿甸經邦國其法

可考者往往存於周官之書其不合者以孟軻氏爲之權衡豈不較然也哉故嘗以爲井田之法行有十便民有恒產不事末作知重本一也同井並耕勞逸巧拙不相負齊民力二也奉生送死有無相贍通貨財三也貨財不匱冨者無以取贏絶兼幷四也取以十一天下之中正吏無横斂五也比其丘甸革車長轂於是乎出有事以足軍賦六也一同之閒萬溝百洫又有川澮戎馬不得馳突無邊患七也畎澮之水潦則疏之旱乾則引

以漑注少凶荒八也少壯皆土著奸僞不容善心易生以其暇日習詩書俎豆養老恤物成禮俗九也遠近共貫各安其居樂其業尊君親上長子孫其中不煩刑罰而成政教十也一舉而十者具矣何憚而不為乎其謂不可為者蓋亦有二焉丘甸縣都其間萬井為溝洫者又萬計包原隰而為之窮天下之力傾天下之財非數十年之久不克潰于成也非大有為之君不能致其決也此不可者一也中古以降淳厚之俗薄澆僞之風熾

恭儉之化衰功利之習勝經久之慮少僥倖之徼多以限田抑富强猶有撓之者况使盡弃其私家之産乎以均田授農民猶有不能周之者又况生齒滋衆之時乎怨歸於上奸興於下此不可為者二也以余論之二者何足尼吾事乎古者步百為畝漢人益以二百四十為畝北齊又益之以三百六十為畝今所用者漢畝步也今之五十畝古之百畝也漢提封田萬萬頃惟邑居道路山林川澤不可墾餘三千二百二十九萬頃皆可墾

元始初遣司農勸課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頃是時天下之民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户以田均之計户得田六十七畝古之百四十畝也家獲百四十畝耕之未爲不給也加之簡稽則工商禄食之可損者又不知其幾也雖唐盛時永徽民户不過三百八十萬至開元七百八十六萬亦不漢過也以天下之田給天下之民徵之漢唐則後世寧有不足之患乎田無不足之患則取諸民以與民天下皆知吾君之不私也天下

有如卜式者且將先吾民而為之孰不響應於下也秦長城之役袤延萬里塹山堙谷暴兵三十萬而阿房之作督用徒刑者又七十餘萬郡邑之民發謫徙邊者又歳不休息不德甚矣天下怨誹未聞有一人違者況下令如流水之源固民心之所欲也王政之所本也今先取一鄉之田井之其制定其事便其民悅然後行之一郡取一郡之田井之其制定其事便其民悅然後行之天下天下之制定事便而民悅也亦何異於鄉郡乎是

天下之田可井也事不勞者不永逸欲長治久安而不於此圖之亦苟矣唐太宗嘗讀周官之書至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慨然嘆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人君負有為之才操可致之埶其時又非難也封建議而不行井田知而不復君子益深為唐惜之吾聞春氣至則草木生秋氣至則草木落生與落必有使之者矣物莫知之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為使之者不至物無可為上之人審其所以使故物莫不為用

管商之法孰與先王之制天下皆知其非民利也而齊秦舉國聽之其故又可知也以先王之制使若管商者為之以紀人事經地利吾知天下之田可限也可均也亦可井也此無它善操其所使而已矣忠信之道賞罰之柄上之所以使也

五行志序論

人與天地參為三極災祥之興各以類至天之五運地之五材其用不窮其初一陰陽耳太極耳而人之生也

全付畀有之具為五性著為五事又著為五德修之則吉不修則凶吉則致福焉不吉則致極焉徵之於天則休徵之所應也不吉則咎徵之所應也天地之氣無感不應天地之氣應亦無物不感而况天子建中和之極為神人之主範圍天地之妙其精神常與造化相流通若桴鼓然故軒轅氏治五氣高陽氏建五官夏后氏修六府厥功既成有洛書之瑞是為洪範九疇箕子因而演之其言天人之際備矣漢儒不明其大要如夏侯勝

劉向父子競以災異言之班固以來采為五行志又不攷求向之論著本於伏生之大傳言六沴作見若是共禦五福乃降若不共禦六極其下禹乃共辟厥德爰用五事建用皇極後世君不建極臣不加省顧乃拘拘然類求其應感矣否則判而二焉如宋儒王安石之論亦過也天人感應之機豈易言哉故無變而無不修省者上也因變而克自修省者次之災變既形修之而莫知所以修省之而莫知所以省又次之其下者災變並至

敗亡隨之訖莫修省者刑戮之民是已歷攷往古存亡之故不越是數者元起朔漢方太祖西征角端見于東印度為人語云汝主宜早還意者天告之以止殺也憲宗討八赤蠻于寬田吉思海大風吹海水水盡涸憲宗以為天導我也濟師大捷以此見五方殊性其畏天有不待教而能者世祖蕪有天下方地既廣郡邑災異葢不絕書而妖孽𣪍儈非有司言狀則亦不得具見昔孔子作春秋所紀災異多矣然不著其事應聖人之智猶

天也故不妄意天欲人深自警焉乃本洪範徵春秋之意攷次當時之災祥為五行志云

五行一曰水潤下水之性也失其性為沴時則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及淫雨傷稼穡是為水不潤下其徵恒寒其色黑是為黑眚黑祥

五行二曰火炎上火之性也失其性為沴董仲舒云陽失節則火災出於是而濫炎妄起災宗廟燒宮館雖興師衆弗能救也是為火不炎上其徵恒燠其色赤是為

赤眚赤祥

五行三曰木曲直木之性也失其性為沴故生不暢茂為變異者有之是為木不曲直其徵恒雨其色青是為青眚青祥

五行四曰金從革金之性也失其性為沴時則冶鑄不成變異者有之是為金不從革金石同類故古者以類附見其徵恒暘其色白是為白眚白祥

五行五曰土土中央生物者也而莫重於稼穡土氣不

養則稼穡不成金木水火沴之衝氣為異為地震為天雨土其徵恒風其色黄是為黄眚黄祥

犧尊辨

禮有犧尊即獻尊也司尊彞曰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鄭氏讀獻為犧又音犧為摩莎之莎非也獻舉其事犧言其象其為尊一而已以其尊之一而謂其音亦同不可也犧尊與象尊相須鄭氏謂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凰其説亦非也葢犧尊為牛形象尊

為象形皆周尊也王肅云犧象之尊全刻牛象之形鑿背為尊宋劉杳言古者犧尊彛尊皆刻木為鳥獸鑿頂及背以出納酒二家之言近之而杳又云魯郡地中得大夫子尾送女器有尊作犧牛形晉永嘉中青州盜發齊景公冢獲二尊狀類牛象意者古之遺制也茍以為刻木安能久置地中不壞或謂犧尊畫牛象尊畫象亦以木耳非古之遺制也葢二尊皆以銅為之其取義皆以牛象而得名犧尊為犧形象尊為象形則犧當讀為

羲獻當讀如憲各如其字之本音可也獻擧其事犧言其象不害其為器之一也觀於閟宮之詩朱子不取毛氏莎飾之義而今猶取鄭氏摩挲之音豈非過乎況沓之言足以證肅之說有足信乎宋皇祐中得著尊阮逸胡瑗取其器有脰名壺尊可也著地無足名著尊可也未能必有主名及黄長睿見之始定為著尊以為尊皆有脰唯其無足而著地則禮之明堂位所謂商尊曰著者是也後有若長睿者安知不以余言為然乎余故具

著于此以見名物度數在先王時不過有司之事降及後世雖學者不得而盡攷焉則夫斯禮之失也久矣

胡仲子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胡仲子集卷二

明 胡翰 撰

皇初

天地之初未始有物也馮馮翼翼由一而二二氣則一睢睢盱盱由二而三三才則一天下同由之謂道同得之謂德同善之謂性同靈之謂心道一也人皆由之而有不由者焉德一也人皆得之而有不得者焉性一也人皆善而有不善者焉此人也非天也心不能盡性則

不能盡德矣不能盡德則不能盡道矣故雖天也莫與能焉而成能者聖人也此聖人所以為萬世開太平也鴻荒之世天地草昧民物雜糅穴居野處雖蚑息蠉動之屬不異也而不以為塾毛食血飲雖鷙擊獷搏之屬不異也而不以為朦蒙以羽革草木而不以為野瘞以積薪而不以為薄約以結繩而不以為愚其民安之免於饑寒而不及於災患斯可矣五龍燧人彼十有七氏者何氏也九頭攝提彼十紀者又何紀也其人果聖而

世果治也歟宜於此有以變而通之矣何至委其人於顓蒙倥侗之域累數十萬年同於禽犢而不少拯之豈天生民立君之意乎必不然矣世雖傳之聖人不言也聖人不言者葢無稽而愼之也道本於三皇德著於五帝法備於三王過此以往末之能尚也德固道也而法亦道也所因者異耳山川之風氣不同五方之民異俗古今之風氣不侔歷代之治異宜其要皆所以納民於道也庖犧氏神農氏軒轅氏繼天而王畫卦以開物備

物以致用民利賴之其具不過罔罟耒耜而畋漁農父之所務也其制不過宮室舟車關市弧矢杵臼而工商武夫之所能也方其未創之時民固無所措其心思手足之力矣故必聖人而後為之為之不足必聖人而後繼之因時變通不變不通也書契之作法之始也衣裳之治德之照也其化神而民宜有善而不知天下同歸於道泯乎其迹矣軒轅之後是為五帝歷少昊高陽高辛而至唐虞唐虞之帝為堯舜聖聖相承疇咨都俞南

面以臨羣臣其治猶黄帝也而政教禮樂之在天下有臯陶稷契以任之有伯夷后夔之屬以典之而又以伯禹揔焉雖有洪水之災四凶之惡不勞而治帝何為哉天下同歸於德雖莫之名焉而煥乎其文矣有虞之後夏后氏承帝執中之傳以功踐帝之位九土既平九疇既錫彛倫攸敘三年而天下遂於仁不得賢而與之而其子啓能敬承父道以天下與其子猶與賢也及啓之身有扈不服于甘之役大戰而後服之欲如有虞之世

不可得矣父子相繼所以止天下之亂是乃變而通之也夏德既衰商人繼之商德既衰周人繼之南巢之放湯有慙德牧野之師武王以為有光焉則居之不疑矣無復商人之意矣其順天應人則一也故君臣易位天下不以為非是亦變而通之也撥亂世而反之正天下同歸於義義形而法益備矣禹之興也承乎虞而不及虞者也文王之興承乎商而進乎商者也皆三代之盛王也其道同其德異者有之其德同其法異者有之其

法同其制異者有之存乎其人焉爾存乎其世焉爾消息者候之徵也淳厖者俗之判也理亂者變之象也質文者治之體也損益者制之宜也變通者權之用也神化者用之妙也通乎消息之候審乎淳厖之俗明乎理亂之幾别乎質文之體損益變通合乎神化之妙此聖人之所同也及周之衰王降而為伯伯降而為戰國諸子分裂聖人之道人騖其私智異説掎挈是非臬亂名實世患苦之雖為諸子者亦病焉於是刑名農墨之家

崇儉質尚功實而老子貴清淨將棄仁義蔑禮法與天下共反其朴於太古之時意在懲周之弊而非大公至正之道也漢用其術文景之世天下無事最為有効而非二帝三皇之所尚也聖人之道辟之天地明之為日月潤之為雨露變之為風霆為鬼神莫不由天地以成化竅之為山川微之為草木為昆虫莫不由天地以成體而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易簡而已矣聖人在位大之為朝廷之遜禪父子之繼立變之為征討君臣之革

命皆天命所當然重之為郊廟社稷之事公卿大夫賢不肖之黜陟下至閭伍井牧之賦庠序之教闗市權衡度量之制刑賞之具禮樂之用皆民生之不可去者也聖人何容心哉亦行其所無事而已矣故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聖人之性天地之性也聖人以其心溥萬物而物無不平以其性盡萬物而物無不成非固詸之也有生者各一其性有知者各一其心聲氣之同捷於桴鼓念慮之孚堅於金石故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

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聖人之化如神而人不與知焉聖人之化如天而神不與能焉蕩蕩乎平平乎皇極之道也而非老氏者之所謂道也皇極之道立天下之治得矣茍不為皇猶當為帝茍不為帝猶當為王是三王不足四而五帝不足六也

廣原道

道可原乎不原無以喻諸人原可廣乎不廣無以達諸聖余於道猶望洋也頳川李嶠數顧而談義焉因昌黎

韓子之言推本聖人之意充而廣之其在三極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在古之世有皇道焉有帝道焉有王道焉有伯道焉之數者將孰取乎楊子曰道者無不通也通乎堯舜文王者為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為他道吾取其正者言之高下者埶也隆汙者時也古今天人之道一耳其大無外其小無內且孰為之方體乎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且孰為之樞機乎形者自形吾不知其所以形色者自

色吾不知其所以色其乘不得已而化乎抑有宰之者乎吐氣者化含氣者生非杳非冥其通復也甚真物固資之人莫不由之父子由之以親君臣由之以正長幼由之以序夫夫婦婦由是而別其為夫婦兄兄弟弟由是不失其為兄弟政教由是而成禮樂由是而興陰陽由是而和鬼神由是而寧天下國家由是而治否則亂蠻夷戎貊由是而服否則叛順之者吉背之者凶得之者為聖為賢失之者為小人為愚不肖故曰大道易易

莫艮其趾大道皇皇莫迷其陽知之至則好之矣行之至則樂之矣欲樂之必先好之欲行之必先知之董子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董子以人言天則謂之出於天可也余以天言天則謂之不出於天可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故泉出於山火生於燧珠以蚌而孕金以鑛而産玉韞於石中草木之生非土不殖魚鼈之生非水不育彼皆形器之屬使道而滯於有也何以異於是惟其無形是為原原原原原之始是生天地天地

既立是生萬物萬物生生不窮吾莫知其所終反而求之吾得其要於躬亦曰心焉而已矣至虚而靈藏密而充周是為神明之舍統性統情而萬理無不具潛天潛地而萬物為之使是為天君五官之宰也百體之所從令也操而不舍則能養矣養而不貳則能正矣正則静虚而動直明睿生矣變化不測矣故至誠如神人以聖人之心為心則盡聖人之道矣聖人以天地之心為心則盡天地之道矣天下無二道皇得之而皇帝得之而

帝王得之而王五伯不得假之而為伯故自太皡氏以來訖于孔子由是選而傳者槩可見已孔子之所祖述憲章者與堯舜文武同一轍也孔子既歿或傳或不傳而傳以王通氏韓愈氏之卓見不能究其大全豈道有時而息乎天地之化萬物之生往者過來者續未嘗息也吾浮游其間不知今之為古古之為今而駸駸乎老之將至未有聞也儆儆乎力之不足而不敢不勉也若是者補過云爾子幸無惑焉求若先覺者問途焉川流

雖微必至於海丘陵雖高不能為岳尚無止於自畫而進乎不已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孔子云然

二生對

嬀仲子居於太末之墟四閲寒暑矣太末之人莫有知者其形槁然而瘥其容邀然而不怡力不能耕志不干進挾兎園之册而無徒長視却顧日暮途遠顛實如也毛生過之曰先生何病焉始吾以先生為有道之士也固無有乎爾夫有道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望之如雲

就之如日一陰一陽與時翕張曰明曰旦與天游衍聖人也瞬有存息有養如河如岳渾渾卓卓如金如玉雖雖肅肅賢人也措之天下經緯萬事而無方酬酢萬變而無體其神常用而常不用也斂而藏之於窓鬼神不得以測其際而况於事物之靡者烏足以怵其外其神常不用而常用也子學聖賢者也今恬而處者久矣宜有若心齋者得所養也今視子之形槁而容不怡氣顛寔如也固不得所養乎仲子愀然變色逌然顧謂毛生

曰吾聞天地委和吾得之以生天地委衰吾得之以靈二者天地不有而吾有之人之上壽百嵗中壽五七十嵗而止矣爍之以暑未幾而慘之以寒肌髮不變者鮮矣瞽之以色不足而瑱之以聲視聽不變者鮮矣而又遭世大擾五内不寧百疾並嬰由是少者不能以不壯壯者不能以不老今子欲吾生色晬面如古聖賢者獨立於萬物之表不知黄髮台背年彌高而德彌劭者固君子之所貴也植樀削爪外不足而内有餘者非尋常

之可議也吾病未能焉夫豈以其外者為足恃耶毛生敬謝而退它日又過焉則曰吾不足以知先生吾友江生者龍丘丈人朱桃椎之徒也其知先生者乎願為先生貌之既成而見者皆以為似也仲子抵掌曰吾肖形於天地終身踐之不能天地之似而子一觧衣睥睨之頃悉得吾鄙樸之真進乎技矣雖然子索吾於形骸之內而未能相忘於形骸之外高山大澤有隱君子焉見者目擊意消其為人非吾若也江生求之當進乎道矣

於是二生亦相顧而抵掌余書其對請歸而問諸龍丘丈人

越人對

越大薦土沃而澤不竭胡子過之土沃而澤不竭何茲大薦也越人曰子亦知有秋夕之雪乎八月既望日在巳丑牽牛未中風雨肓作夜漏下四鼓其聲寂然而止寒氣相薄明發視之則田間之穟戴白者靡靡矣雪作非時稼用大摯胡子曰天亦慘乎哉天非憯也和致祥

乖致異民則何眚而降之沴不旱而民荒不潦而民饑

轇轕上下變化百物將不有司其柄而馮陵者乎禮有

之年不順成八蜡不通順成之方其蜡乃通又寧風旱

弭裁兵順豐年逆時雨禬禜以告攻說有辭是先王之

制明以治人而幽致嚴於鬼神也今蜡禮雖廢歲時有

司修其禬禜山林川澤丘陵墳衍民固有祀者矣享其

祀而福不及其民又棄其垂成之績獨可無攻說以執

其咎乎越人曰子過矣是冥冥者無以為也子視世之

峩其冠褒其衣藉文茵而蔭華榱者容貌瑰奇顧盻生輝閎言宗議動無不宜非直寘寘者比也司黜陟之柄決是非辨利害秉堅策肥而周乎四履之内入吾境視吾土之沃也吾澤之不竭也其有信吾稼之不栗者乎信吾稼之不栗且督而吏峻而法日夜務取其公田之羸而不恤吾民之饑且扎者何哉吾患之大聲而疾呼之曽不一動其心又况此冥冥者乎視之不見孰形其形聽之不聞孰聲其聲藉令可咎也則彼又何加焉子

過矣胡子聞之瞿然春秋常事不書而凡日食地震星變則書之雷電雨雹隕霜雨雪則書之螽蝝螟蟊大水梅李實則書之春秋何書也謹天戒也何以謹天戒修人事也王省惟歳而卿士惟月斯之謂也存其對以問諸肉食者不省之而又病之不助之而又取之是獨非吾民已乎何其戾也

樂善論

天下之有生者皆有知也有知者皆有情也情動於中

物交於外天下之善惡判矣故善觀人者觀其所好所好誠善也則君子也必矣然好之不如樂之善觀人者觀其所樂所樂誠善也則君子也必矣今夫重珪累組身都卿相之位食祿萬鍾繫馬千駟揖讓人主之前進賢退不肖以圖謀國家利安百姓人皆知好而樂之而君子有弗存焉家累鉅萬南金寶璐之珍萬乎山海良田廣宅畜牧之產擬乎封君炰羔擊鮮列鼎而食緩胡短後腰弓矢緤鷹犬而縱之馳擊人皆知好而樂之而

君子有弗存焉等而至於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斯豈無耳目心志之欲哉求之而不可必得得之而不能皆足則其所取以為樂者未有不為吾心之累也且世之擊壤弄丸者雖至卑賤皆有以自適悅富貴而不免為吾心之累則是弄丸擊壤之不若也然彼猶外也非內也天下有至貴可愛者本乎天命之微顯諸日用之常格乎上下而放乎四海無往不準也無物不體也會而歸之不越吾神明之舍則吾固有之善也曰仁曰義曰禮

曰智異名而同出者也苟不知好而樂之失其情矣失其情者失其性矣人性無不善其發也無不好善斯內也非外也求之而必得得之而皆足反諸躬而已耳反諸躬而求之不得得之不足取諸人而已耳天下無性外之物雖取諸人者亦內也非外也舜大聖也猶樂取諸人以為善而況其下者一言之善吾聞之若舜之聞之可也一行之善吾見之若舜之見之可也誠以求之明以辨之勇以行之寬以居之久而自得之矣自得之

則安之矣充充乎其有餘也浩浩乎其無愧怍也休休乎其有容也孳孳乎不知老之將至也葢至是而内外兩忘矣王君秉彜樂善之士也嘗即其燕息之堂徵言於余余觀君之起家當四方有事之秋豈不能奮取功名娱情富貴之境乎詩曰民之秉彜好是懿德葢其得於天性者如此夫不以衆人之樂為樂而以聖賢之樂為樂不以一己之善為善而以天下之善為善余於君豈無望焉於是乎書

醫前論

粵之鎛燕之函易地莫與之爭美者積習之所致也逢蒙之射伯牙之琴舉世莫與之爭能者專攻之所致也天下之方術莫不有所本焉以為悟之天乃能自顯于世者葢非也甞觀太倉公之醫別決死生察人之脈與天地相應得之者生失之者死其能孰加焉方之越人則有間矣越人盡見人之五藏癥結不待色脉而知病之所在從其胗視者無不全活其妙幾於神矣向使二

人者無棄君陽慶之徒以授之殆亦衆工耳未必若是之至也然天下之如桑君陽慶者不常有也故天下之上工人欲師之非可朝求而夕取也於是有名家者得一術而世守之若徐成伯姚法衛之在元魏魏國工也法衛之子最成伯之孫之才並出一門許智藏之在隋隋國工也其族人澄及其父奭並著一時而智藏又得之菩提法衛又得之道幼李修得之李亮王顯得之王安向使數子者不得其祖父之傳而傳之安能遽自悟

乎此術之所以難也必得其人而後傳不得其人必世其家而後傳苟不得其傳雖古猶難也况後世乎古之醫者知標與本用之不殆今之醫者不知標與本足以亂經古之醫者知勝與伏攻之不失今之醫者不知勝與伏乃致離決是師心自得者也雖有函人之心寧免為矢人之忍乎故君子慎之余客太末更十寒暑矣節宣不得其宜卧病者數矣郡無宗姻又非有祿養可致善藥亦惟故人衛生之家是賴往歲患癰故毒不除時

墳起頤頷間有陸君仁友者治之不假剞殺之劑疾即愈今年夏又患積熱肺氣逆上為痎有鄭君明德者偕陸君治之明德里長者年垂七十矣二人皆以醫世其家者也不倦於拯人之急而陸君之先子子良尤號長者人慕其術余雖不及識之何幸獲被長者之風焉太上養性其次養氣其次養形三者得其養百疾不作苟失其養六沴干之今余以孱然無似之軀從事呫畢間幼服其勞老且不休日朘月削神疲質鑑計其口耳之

所習莫非僦貸季之流所謂逆於生樂者良病久矣將乞身歸養會國家徵修元史黽勉執筆以從事歷采方技所載未有卓卓如古者豈隱而在下世弗知之乎於是得君之家學恨吾相知之晚猶庶幾其一遇乎太末地多名山古至人之所居意必有神丹焉不知能致乎否也茍能致之則上之不能養性猶可以養氣不能養氣猶可以養形予雖老於此何恙哉因書以諗於君作

醫統論

羅文質公集叙

尚論人物者功業易見學術易知而道德為難顔子之不違仁必孔子而後知之有若之似聖人必曾子而後辨之一時之門弟子非不賢也日與之處也猶不能致察於斯而况庸常之人方之聖賢才智相百十也將探其所藴之精微孰從而得之乎而况世之相去又遠也將極所至之高妙孰從而得之乎楊子雲曰存則人亡則書將必於其書而知之而得之羅文質公之在宋仕

不登於朝化不行於國紹興之末言任斯道之重者必屬之先生焉先生受學於龜山楊文靖公因文靖而見伊川程正公則固及程氏之門矣當是時若李籲之才器謝良佐之力學張繹之高識尹焞之篤行未嘗不與其進而道南之嘆明道獨於龜山發之及論西銘猶不能無疑伊川以理一分殊喻之道之難明也如此先生聞易於龜山與其聞於伊川者無間則固會而為一矣嘗謂漢唐儒者能自樹立不過注心於外與之游仲尼

之門入堯舜之道必不能至此其志為何如哉由是性
明行完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有如李延平之書潛
思力行任重詣極有如朱晦菴之言其所造又何如哉
李翺輩未聞有以是與之者今欲以其近似而窺測之
固學者之所惑也獨不考之先生之遺書乎益博古通
今務以文章為學者非先生之學也忠信愿慤不為非
義而自守者非先生之學也二者不同而俱失之先生
之學靜而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擴而極夫肫肫其

仁淵淵其淵則達天德之妙矣舉而措之行事施於有政則莫非達道之用矣故先生退而隱居而志常存乎天下遭世多故而義不忘乎朝廷其言曰仁義者人主之術也一於仁天下愛之而不知畏一於義天下畏之而不知愛三代之主仁義兼隆又曰人主欲明而不察欲仁而不懦又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又曰名器授之君子則貴授之小人則賤又曰士之立朝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怨嗟類皆切於時弊

達於治體其言既足以懲熙寧創制之失其授受之際又足以啟淳熙理學之正覩是集者雖不能盡知先生因文以求義因迹以求用庶亦得其緒餘乎余嘉遂不墜其家學以寡聞陋見論前人之道德其亦過矣仲尼之門顏子交一臂而失之而況其遠者其亦難言矣姑存其大要焉

讀喪禮

按儀禮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

者其降服父卒則為母父在則為母期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夫期之喪子為父屈而三年之喪母為長子得遂揆其輕重二者蓋不侔矣唐孔氏謂子於母屈而從期心喪三年葢亦於義不安而創為是說耳古未之聞也古者弟子為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由子貢以義起之也子貢以孔子之施於門人者還以報之茍施於母子之間則疏衰裳齊非若師之無服也服斷以期而猶為心喪則是外屈於父之

尊而内存喪母之哀所謂服者何以表衷也斯亦偽而已矣後世之言禮者不以父降其母而使子得伸其尊誠不過矣抑所本者何取於古也又古者為曽祖父母齊衰三月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小功也小功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故重其衰麻減其月曰尊尊而恩殺也是雖不及髙祖父母説者謂兼髙祖而言則其服同其月日亦同也今禮家定為曽祖父母齊衰五月為髙祖父母齊衰三月則其服同其月日不同

矣以經考之服之數盡於五緦麻三月小功五月等而至高曽意其月日以是為差其服制則一以齊衰斷也且疏云為父加隆三年則為祖宜大功為髙祖宜小功苟以齊衰之服從大功小功之月日亦若可為也古之制禮者所以不出乎二者之間而一斷以三月之制豈無其義乎故尊尊而恩殺為髙曽三月者後世不必易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為母齊衰期者雖古不必盡從也何以權之禮以義起而緣乎人情者也

按禮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女子在室為父布總箭笄髽三年鄭康成引傳小記云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凡服上曰衰下曰裳婦人不殊裳故但言衰衰如男子衰下如深衣則衰無帶下又無衽此葢古者婦人之喪服也朱子定禮自緦以上莫不悉遵乎古而婦人之服豈宜以俚俗叅之若大袖遮頭竹釵布頭須之屬不知于古何服也古者婦人不殊裳非無衰也其衰之下與男子異耳非今大袖也檀弓云

去纚而露髻謂之露髻則以麻繞額與髻耳非今遮頭也婦人不冠布總箭笄傳曰總六升長六寸箭笄長尺猶今釵與頭須耳而今云竹釵布須亦非制也五禮廢久矣惟喪服民間尚多用之今冢子斬衰喪齊苴絰衣絞帶冠繩纓菅屨即位而有事於外冢婦大袖遮頭竹釵布頭須即位而有事於内何嘗黄鐘大呂而間以師延靡靡之樂犧尊龍勺而置之玉杯象箸之間其淆也甚矣是非朱子意也門人不察之過也問喪之記云親

始死雞斯徒跣説者謂雞斯當作笄纚夫纚以黑繒韜髮士冠禮所謂纚廣終幅長六尺者以之即吉可也而凶事去之此又漢儒之不察也

胡仲子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胡仲子集卷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孫　梅

校對官中書臣陸　湘

謄録監生臣沈希曽

胡仲子集卷三

明　胡翰　撰

擇術

嬀仲子居於養直之里里之人多業醫咸負其所長以為良而訾其庸者庸者不以為左亦夸其長而訾之二者常角而持不知其歸或乃問於仲子仲子曰吾固弗習也竊聞之禮有醫師焉終歲稽其醫事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四為下由是觀之上者為良下者為庸

得失相形次當其中雖縢口説世莫能捔於大公問者曰是猶惑也功有多寡可以知能事有難易不可以責備故藥有所不療病有所不治和緩扁鵲天下之善醫也不幸而遇齊侯之疾則退而走遇晉侯之疾雖欲治之而不可為矣不可為者十遇而十負不遇乃幸耳吾又安能以幸而處人之右仲子求之不得既而病卧就枕慄而寒燀而熱頭岑岑痛甚名醫視之醫者為劑投之如覆杯水于石弗相入也再投之如戈舂桑緩不救

於餒也又恬若不與吾事者故三易醫而莫能起乃謁於王君與權氏與權按脉之候以為外邪相攻薄于腠理臓氣不平弗納榖水于是而剛陽升其熱熾汗既不及下則太遽經曰熱者寒之温者清之又曰或緩或急或燥或潤以所利而行之此其法也治當如之治凡二十餘日君日再至焉病少却陽訌為毒癰發於頤突如疣贅面腫體羸飲食不下咽甚艱且危君與瘍醫來視瘍決其外君固其内審證措劑猶日一至焉凡四月而

愈仲子乃謀所以報君者于伯兄伯兄曰汝好方術今
虞有疾彼嘻嘻誤汝之生者非庸也邪此肫肫起汝之
死者非良也邪與權良醫也汝苟其賜踰丘山之重乃
欲以芒忽之微浼之邪不可也仲子愕而悟尋告于嘗
有問者之客客曰吾固聞之矣是非王文憲公柏之諸
孫乎其人固儒者也儒者之醫趨人之急不覬其利推
吾之仁不矜其技呻吟痛苦視彼猶己恒平其施故與
權以是行于州里貧賤不苟拒姻友不苟取曳裾公卿

之間不知爵禄之為榮而勢利之可慕非儒者疇臻是乎仲子趯而喜乃執筆曰世稱韓康宋清之為人以與權之事觀之非過也苟長民者人懷是心天下豈有疾痛哉即令有之容有不瘳者乎獨何為而不知出此也

紀交

和陽王仲良性炳烈不齪齪為小謹避兵渡江自吳走越又自越至婺間關千數百里與余遇於逆旅恒負氣忼慨人以是不欲親之余以為淮楚俗固如此久而得

其為學葢出於李晉仲陳時中二先生時中之論説晉仲之文行最余所敬者君莫不盡扣而傳焉渡江之初歲大疫死者相藉骨月不相顧君獨與其宗族數人僦屋以居侍醫藥給喪事悉身任之由是其父亦殁于疫遂葬江寧唯一姪自從甇如也所至邑里諸生從問學教有師法諸生不敢犯父兄不敢溺愛一忤焉即治之擯之揆袂去之館人無少長趨事唯謹甞論王伯大略當世利鈍得失顧所親曰後當如是如是聞者意頗不

合浦陽有山曰石門險阻可依嘗率其友至山中回翔周覽慨然欲為田疇之事居民數十家皆恇怯農家子遂去之一日在郡郭聞諜報有警人情洶甚君從容相過輒曰事急死生共之吾當為故人留留三日別余而東後復有警東南之事莫不歷歷如君言余每為之太息世之言交者不以利則以勢耳徼逐慕悦於一時而反眼不相識者接跡于天下誠以勢利不常有故也于是有相靡以術者然亦不能不窮于是有激於義者如

戰國之公子解驂委轄於屠肆之中舉夫抱關鼓刀之人加之賓客之上意氣傾動遂成刎頸若甚烈也然不過欲得其用以身下之彼亦不顧而以身許之耳豈道也哉予故與君皆布衣也相去不啻風馬牛之不相及幸而遇之悉心委跡不知于道合焉否也唯不以貧賤動其心不以禍亂沮其氣終始一節而皎乎霜日者固翰之所願託交也作紀交君名宗顯嘗以明經中鄉舉仲良其字也

勗言

士之相與苟愛之也則必勗之譽之者過也苟敬之也則必儀之譽之者亦過也非没人之善也道如斯而已矣故敬而儀之者自進於道也愛而勗之者進人於道也道苟至矣人不我售何患哉郘生某嶢然秀出吾里中余見之未嘗不愛焉生讀書好方技能以天地之支干出入五行之間推人之休咎通塞修短譽之者喙相鼓也而余不能通之建禄勾絞之法稽之魯莊公秦始

皇漢武帝類多不驗人固有詆之者矣古之有道者清明在躬前事以知來物隋唐之際孫思邈一隐耳嘗云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且助之又謂盧詹事位當方伯吾孫且事之時孫溥未生也此豈以元辰之支干可得論哉世亦不復知矣則凡遇之休咎也通塞也修短也吾何容心哉何所措其智力哉其已然者如此未然者如彼何所逃于天地之間哉夫亦為其所當然者而已矣積善於小不在大神凝於專不在多生因余言而勗

之求若古人而儀之其不進於道也則吾弗信

琴釋

嬀仲子學琴於東峴之叟三日而鈞絃七日而成章不習者踰月而幾于忘矣客有造者曰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吾見仲子之琴徹矣亦有故乎仲子曰無故也吾聞清角者天子之琴也號鐘者諸侯之琴也皆古之制也末之能詳焉吾嘗以今之琴攪而醳之揆之於古其制有曰八尺六寸正度者有曰七尺二寸

者又有法四時五行長四尺五寸者又有象三百六旬有六日為朞之數者代有不同孰從而准之五弦宮商角徵羽大弦寬而温小弦清廉而不亂故宫為首商次之角又次之徵羽又次之未有以宫居中央商張右旁小大相次不失其序如漢儒所傳者習而不察孰從而正之五弦之外為少宫文王所加也少宫之外為少商武王所加也未有為文王操能去武聲不以少商應大弦如唐人所論者此又弗察也謂之變音可也音止為

五加二為七蔡邕益之為九弦孫登損之為一弦由一行之為二儀由十倍之為二十者有之以為好事者之過而二十七弦之離周已具矣此别出變音也故名曰離後世迭為損益蓋不知其非正也漢去古近史遷所載雖當時之制豈不由周人之舊乎桓譚蔡邕可謂好古矣未聞有取於遷也歷數百年而至唐楊收奮其獨見之言以折安涚生之徒而在邕亦未之有及也以史遷桓譚蔡邕楊收之博物通類猶不能正之後世孰取

法焉况聲音之别有經有緯有從其製有暢有操有引有吟有弄其妙窮本極幽得之心者不可喻以言得之手者不可傳以譜得之天者人不與力焉求其如成連師曠師襄師文者益又遠矣天地之間形氣相軋而聲生焉今夫高崖巨壑原原所出淙然而鳴沛然而决澎湃沓湤放乎江河之間漭乎舂容而自得及其遇大磐批大竅怒而相射回旋相薄大者砰然小者硜然聽不可極者若神物憑之而莫測此非水石之聲也邪鴻濛廣

莫之野噫氣鼓之或穋而清或凄而厲八方蕩摩其變也霅然外陰閉而内陽欲出二氣未分若與敵遇轟然動乎九地轞而磕磕颯然而天雨此非風霆之聲也邪奮至德之光合生氣之序剛而不怒柔而不懾嘽緩而不肆幽深而不怨不播不石不噍殺不忐懘其情深其文明其氣也盛其化也神洋洋乎渢渢乎非風非霆非水非石此何聲也悉得而寫諸客竦而聽俯而怍畀陬而退仲子援琴而歌曰高山之巍兮悲子之無儀兮去

之千歲其人何栖栖兮流水之湯兮曾不濡我裳兮去之千歲其人顯且長兮

醫後論

醫家者辨百藥之性味本之神農氏原百病之消息本之軒轅氏而湯液則本之伊尹皆古聖人也聖人不世出其知周乎天下之物其道濟乎天下之衆民焉饑寒于我而衣食之民焉爭奪于我而宰制之民焉冥頑椎魯于我而開導之民焉顛連蕩析于我而拊摩之可謂

至矣然猶有不能遂其仁且壽者陰陽風雨晦明感其外男女飲食之欲傷其內疢疾生焉聖人隱之於是而制為醫藥以治之起死于倉卒之頃全生於沉綿之中其事可謂重矣而世之業其術者奈何上工恒鮮而粗工相屬也其智不踰中材之人而欲探聖人之用心是猶以僬僥而舉烏獲之任必不勝矣間有款縏之見則又惟利之規緩急不足賴亦鄙甚矣古之異人不居朝廷多畢隱于醫卜方技今獨不得見之乎借曰無之即

今儒者俛而從事焉又安得自處其涼乎必不然矣余久客太末時有采薪之憂以勤衛生家二三君子不以老而棄余交進其能鄭君明德故儒家其人長者距余舍館最近緩急即以告不問昏暮寒暑即趨而至余以高年長者不欲數勤之則致其二子焉故廷玉過從久而益親其視疾猶其翁也洪武六年夏余卧病邪熱傳於腠理痛貫胷脇表不解中復自利不食者十有三日善醫者咸為予危之益又交進其能撫弗恊而措療則

廷玉任之日饋藥不怠酬以直輒謝不受古所謂骨而肉之者余德其賜豈有已乎明年別歸金華金華之以醫名者皆余故人也而余耕牧山中遇有疾去城府遠不能即致吾故人殆不若居太末時于是益念太末多君子千戶張侯比患頭風不愈遣從者迎致廷玉侯即愈廷玉過余山中道舊故則其翁沒矣其兄弟無恙聲益藉甚會余弟之子祥感奇疾變而為痁久將為瘵衆工治之支緻朝夕遂命其來拜廷玉于庭廷玉胗之灸

以艾繼以湯劑俾如方服之逾兩月祥來見步能趨唉能健撫視之一壯男子也因念廷玉之為術豈惟太末推之雖吾鄉當在上工也士有志於濟天下者不居富貴之位不操尺寸之柄不得行其道退而在下不能衣食民之饑寒牢制民之爭奪闢道捬摩民之椎魯顛連得一術而工之紓人之急父兄有疾治之而愈子弟悅矣子弟有疾治之而愈父兄悅矣是父兄由吾而益篤於慈愛子弟由吾而益篤于孝敬其利澤豈直起死衛

生沾被一人而已哉雖儒者之為教不是過也泝聖人之用心不相遠也吾于廷玉雖欲不軒而輕之獨能忘情乎廷玉幸毋曰韓伯休不求人知也姑用是以為左券

原芝

洪武十有一年七月己卯余適香溪過故人陳如珪之舊隱覩瑞芝焉朱莖紫榮厥本惟一擢秀惟五如珪得之豹山之先塋珍而藏之者數歲矣其色猶瞱瞱也見

者異之有語於旁者曰此亦有根乎余曰醴泉無原靈芝無根使其有根則人得而植之奚足尚也又問何為而生乎余曰古者瑶光得則玄芝出天道遠吾未之能必也徵之於人王者仁慈則有是應養有道親耆老則有是應應各以類然非可泥也漢唐以來其見於甘泉之宫函德之殿定禮之門大同壽昌之柱者間乃有之宋祥符之間山林所産州郡所進登於龍圖出賜輔臣合計三萬餘本何其多哉是雖不侔要之皆瑞應也仁

化溥而和氣暢兆於庶物蓋有不期而然者矣以今言之如珪不過一章布耳非有名德於世何以致之哉將以為國家之瑞乎則不產於齋宫殿廷不出于名山奥壤而于如珪之先塋無乃孝感之所致乎大哉孝之道也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故雖匹夫而可以感天地之和獲神明之貺于是叶氣臻焉嘉生應焉不根而茁不植而敷發為光華鬱為休禎所以昭孝感也如珪往時與余東西隣其母髙

年與余姚余祖姚相好也而如珪長余數歲猶兄弟行朝夕相周旋見其奉母能養而敬殊非閭閻年少未嘗不槩于心及更兵革之變如珪徙家香溪之東而余從事四方之役間相見鄉郡中則先世漫不可追吾二人亦不知其闕甚矣嘗為余言其先塋之有芝甚異求余文余說而未之信也乃今見之然後知其不我欺也雖其純孝之行未周及于人之視聽而天蓋灼有攸徵矣余觀前代所紀諸福靈瑞之物殆不一焉詩詠之史書

之將以傳信于人而人疑而惑之如歐陽子所云其故何也人情好吉而惡凶忌災異而喜聞禎祥傅會夸詡以訛亂真不悟其非耳今如珪之事則余與邑人並覩熟察非傳會也播而傳之無媿辭也然不敢歸美國家因宋人張孝祥有原芝之文乃作原芝以示其後昆不忘孝思焉

書常九成事

九成常氏巽寧陽曲人以郡史舉察為廉訪司書吏居

越部人嚴悍之為之語曰倒騎驢可上城不可見常九成處守馬嘉努掊取民財物善迎合上官意民以賕告上官置不問輒捕治盡破其家威虐益横甚衆側目懼禍莫復敢言狀至正中憲副張彦遠將按部選吏以九成從九成至處首發其賕事若干緡窮治一無所避聞者無遠近咸快于心獨嘗任上官不問者憮然既去語他使者於是以九成專柄且私于富人九成鬱鬱不自得以疾乞免未幾它吏民為九成所按者亦乘間煽為

誣構而九成已客死錢唐後二年其友魏思敬傷九成之死為余言頃自錢唐出金陵金陵人言嘗君死者猶詈之則天下不知其寃者多矣而不詈者益少是君無以暝其目於地下意望余言以洒之余觀九成眇大夫耳及聞其處州事頗壯之是時天盛雪寒氣始肅劉君伯善好義士也乃托物相率賦詩今思敬之意不異劉君雖翰也㔻㔻不足以知九成第令盡如此于職何負因念有司汙暴盡繩以法將弗勝不繩為患滋甚取其

尤治之庶幾懲一戒百之義而九成以是不為世容則吏獨有與時浮湛耳國家置耳目之官以監羣有司職固如是耶不然則剛者必折其有不若九成者邪九成既罹謗不幸而死繼之則所謂天道福善禍淫者又果足徵耶劉君言九成知讀書自奉甚約方恚憤氣上攻因歐血而卒河東山川風氣道勁固其宜也因論次其事以遺思敬子姑待之天將定矣

元憲宗諭功臣誥

汝高祖齊拉衮𣪍齊曁汝祖綽鄂事我青吉斯皇帝
皆著勞績惟朕皇祖實褒嘉之汝祖蒙克薩勒自其
㓜時事我太宗朝夕忠勤罔有過咎從我皇考經營
四方迨事皇妣及朕兄弟亦罔有過咎曁朕討定俄
羅斯阿克蕪巴實伯里欽察之域濟大川造方舟伐木通
道攻城野戰功多於諸將俘厥寶玉大賚諸將則退
然無欲得之心惟朕言是用修我邦憲治我蒐田輯
我國家罔不咸乂惟厥忠雖其私親與朕嬪御小有

過咎一是無有比私故朕皇妣追朕昆弟罔不嘉賴
邦之老臣宿將者舊罔不嚴畏録其勲勞命為扎爾
古齊治朕皇考受命布昭大公以辨獄慎民爰作朕
股肱耳目衆無譁言朕聽以安自時厥後察罕台阿
哈之孫太宗之裔定宗庫克𤣥之子及其臣民越有他
志賴天之靈時則有哈齊巘者以告于朕蒙克薩勒
肅將大旅以遏亂畧實喇阿齊台等謀是用潰悉
拘執朕取有罪者俾訊治之蒙克薩勒將朕之公其

刑其宥克比于法又俾治伊遜布琳獄亦克比于法

惟爾托和爾齊自朕用爾爻用法不阿何兄弟親姻

咸罹于憲令衆罔不憝曰爾亦有死耶莫不有慊雖

死朕篤不忘亦惟汝圖厥終肆朕訓汝爾克明時朕

言惟天惟君能禍福人惟天惟君是敬是畏省厥身

罔弗克正時乃之禍反是弗思時汝之咎能用朕言

則不墜爾父之道人亦不能間汝矣不用朕言則人

將仇汝伺汝間汝憝汝父者必曰汝亦與我夷矣汝

則殆哉汝于朕志勿慎繹之汝則有咎克慎繹之人將敬汝畏汝無間伺汝慢汝懲汝者矣汝亦永建乃家汝祖汝父無替厥祀

此誥見元史蒙克薩勒傳中方北庭草創其言爾雅有如此者中統至元諸公未之或逮也因表而出之加筆削焉

禡牙文

維歲甲辰正月某日淛東行中書省右丞李某以清

酒潔牲禡于大牙之神惟國大事曰祀與戎凡我有
衆罔敢弗恭在昔草昧誕啟武功涿鹿揚靈牧野奮
庸承天休命惟神是崇於皇漢祖奄起沛豐申嚴秩
禮丕顯軍容百王繼軌庶士承伊予不武忝荷國委
寄授鉞端閫摠千東裔列域効順羣醜慕義匪曰予
能實神之賜赫赫靈旗道揚神威天日清照風雷厲
飛睒睒萬目具瞻指揮何揮不躍何指不披薄海内
外日所出入憺其於鑠罔不震讋肆予將士一乃心

力鞠躬將事不越咫尺春酒既嘉潔牲孔循是用昭假令典有則神其監之尚永我翊宣我神武祚我明德削平僭亂佑我民物如周如漢如古有國登于至治報祀罔極

敬齋說

余辱交於夏侯最久方在太平諸將莫不以馳馬試劍為能而侯雅好儒者崇問學恂恂習為禮讓及鎮金華屢從征伐平大敵進秩為國藩屏余間率鄉

入欵謁其閭侯望見即肅客以入相與進退言論未甞變其初志何其賢哉侯字敬齋觀於祭酒許君之辭璩君之箴其受教于君子非貌也固知所養矣古之言敬者以余所聞其大要有三焉自其潛心以居至于出門承事履若大賓大祭非僻之念弗萌于中怠慢之氣弗設于體此持敬也慎之而無不至踐之而罔不貫以天命自度若中宗之寅畏以上帝臨汝若武王之無貳北克敬也純乎天不參以人成乎性

不假以力若堯與文王人見其兢兢而不知其安安人見其翼翼而莫測其穆穆此聖敬也昔永嘉李季和嘗與余論此第其目曰聖敬曰居敬曰持敬故敬也者該動靜貫内外徹乎上下而有是三者之等余未能一焉唯是不敏日惴惴於心因侯之字附著二君之末簡侯有近仁之質致遠之志將階而進乎古聖賢之學則請自持敬始

書聽香亭集句後

吾里徐原父采凡古詩之咏梅者以為聽香亭集句有詰之者以香惡乎聽而詩惡在乎其集句也用非其能取非其有能無惑乎柏軒叟從而釋之意謂客之言未離乎迹也梅之有香在鼻不在耳以心言之鼻與耳其致一也古人之詩或唐或宋苟會於心則古之與今其致一也由是推言其故其言嵬矣而原父重請於嬀仲子仲子曰吾何以語若哉吾居山中觀於山之羣木霜露既降榮者變衰衰者摇落其膌

然而特妍瑩肰而有韻者惟梅而已耳當其山空歲寒積雪澄霽玉樹珠英萬熒的皪雲階月地境於世別其羅浮邪姑射邪起而視瞑而坐噫氣鼓而芬芳發虛徐而來悠揚而逝澹而不穠微而不烈冉冉馥馥觸之而非無挹之而不可得倏焉而襲人灑焉而毛髮俱爽肝膽洞徹吾不知鼻之為耳耳之為目果有聽乎果無聽乎吾不知情之為性性之為真果有待于言乎果無言乎抑莊生所謂身融者乎神凝者

乎不知宇宙之大古之為今今之為古也何遯也林逋也彼亦一也此亦一也顧凡作者之殘膏賸馥皆吾咳唾也吾嘗咀天地之粹飲天地之和探其精而玩其頤矣陰陽相為消息陰為冬為殺陽為春為生而是梅也得春於冬變殺為生其孰權輿是乎古所謂太極之妙者亦有不能已者乎固無聲無臭矣而全體豈不呈露乎子之亭亦有是哉試取集句誦之以余言求之其亦有得乎否也幸以復於柏軒吏其亦有合

乎否也且迺然重爲我解頤矣

雲泉釋

天下之物苟有可觀必有可取苟有可取必有可樂余嘗觀於雲泉油然而起圍然而行徘徊乎山澤之間彌綸乎宇宙之際變化倏忽望之而成色測之而不可爲象者此非雲也耶源源而來混混而流滔滔汩汩不舍晝夜行乎澗溪之曲放乎江海之大瀆瀵疏瀹聽之而成聲取之而無不得其欲者此非泉也耶之二物者或

升而上或趨而下其勢若不同及其徧雨天下流潤四海其用等耳之二物者豈嘗有意于其間哉嘗行其所可行而止其所可止闕已也故幽人處子得而狎之而名卿大夫闕國家者無不得而取之也幽人處子得其細名卿大夫得其大易地居之則皆然也余生越之東鄙進不獲為名卿大夫之事退不能蹈幽人處子之節愧闕雲泉者也余聞有一物之物有什百千萬億兆之物有一人之人有什百千萬億兆之人

蓋以人該乎物而聖人該乎人也人該乎物則物皆我有也物皆我有而不至于聖人猶不能盡物也聖人與我皆物也不物于物者也是故天下之物無不可觀無不可取無不可樂者焉明之為日月震之為雷霆變之為風雨高之為山岳深之為河海微之為昆虫草木為名器制度雖散在天地之間萬有不齊而吾可以撫而有之衽席之上此無他君子所觀觀其理也君子所取取其理也君子所樂樂得其理也肰則若雲泉者其可

取而樂乎其不可取而樂乎余不知也知之者雲泉之人也雲泉之人前侍御史康公也公入佐天子出掌憲度從容進退之間而人不見其有為之迹公之於雲泉蓋三而一之者也余嘗慕其為人而識其容陳子尚因為之言如此庶亦雲泉之徒也邪

與許門諸友論宗法

僕不佞獲與諸君講以文之好雖不可謂之知言然未嘗不槩於心也比見有以宗法為問者景翰答之甚辨

顧僕有不能釋然者數事夫大宗小宗之法其廢也久矣記大傳嘗載其說曰别子為祖繼别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别子之後也宗其繼别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說者謂别子為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為祖繼别者謂别子之世嫡也兄弟尊之謂之小宗繼高祖者亦小宗也又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

公子是也說者謂公子為先君之子今君兄弟又曰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說者以公子不得宗君君命適昆弟為之宗使之宗之是公子之宗道也至於國之卿大夫有不出于公族者蓋未嘗及也而士庶人之事則又畧無所見故後世之言宗法者止於卿大夫之有采地者以禮斷之也然禮固未嘗言士庶人無宗也且使大夫或自廢而為士庶人者其宗法亦將隨而廢乎抑

否乎使士庶人有升而為卿大夫者則於法宜得立宗矣而族之適子有宗之之道乎抑自為後世之宗乎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是所謂宗子者其卿大夫之世適乎其有非卿大夫之世適而士之世適者其兄弟為卿大夫遂以適士為宗子可乎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或大宗之世適有絶其後者族人可繼以為後乎抑亦弗為後乎茍不為後則大宗廢矣大宗

既廢則族人皆五世則遷之宗也其於疏屬終不能合而為一則所謂尊祖者得無有未盡乎百世不遷之宗其死也族人為之服齊衰三月其母妻之死也亦然五世則遷之宗其死也當服者為之大功九月其母妻之死也何獨無服乎後世宗法不行宋儒往往欲立小宗之法令士庶人之家祭祀有用宗子法者亦合于禮之意乎抑以古卿大夫之事而令士庶人行之得無僭乎朱子之述家禮固欲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也其于祭

祀之禮未嘗不嚴于主人主婦之位則固寓宗子之法矣不然則亦有可處置者乎太宰以九兩係邦國之民曰宗以同族得民其所謂得民者豈止于今記禮者之言乎將猶有可推者乎此皆所未喻也諸君講學之日久矣苟不鄙而卒見教焉則幸矣

答汪秀才書

遠勤書問自往歲至今一且再矣歷時既久恐以不敏取疏遠于足下而勤懇之意終始不逾則僕雖不承顔

接辭有以知足下之為學矣足下立志甚高陳義甚偉不以世俗之笑侮折辱為折辱笑侮行已以孝弟為本進修以古人為法讀書討論義理以洙泗濂洛之書為主上有難兄下有難弟何求而不獲宜無藉于人也雖藉于人宜得當世碩儒淵洽光大真知實履足目俱到中心粹然者與之切磋問學激揚其不撓之氣敦篤其有為之志肆其有而極其才之所至可也何取于僕也僕幼愚戇老更變故學殖荒落未嘗抗顏一日以為人

師偶承校官之乏僑居兹郡與諸生進退俯仰者數歲矣計其交游之士步武相周旋議論相上下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或月日之間屢至焉環郡之中以及郊牧又遠而邑里未嘗有以問學為已事相告者豈一鄉一邑一郛之人皆憧憧挈挈不暇從事于是哉良以僕非其人也非其人則將有所不屑焉足下相去稍遠曽不知之一旦過采浮譽以不及見為恨累數百言道其願見之懷與其所以為學之意足下之志誠篤矣陳義

誠偽矣將以自異於今世俗之人求合于古之君子誠亦異于人而有合于古矣僕安所進于左右獨念人之有生甚不易也學者竭思慮疲精神于聖經賢傳百家之言甚勞也朝氛之氣彌宇宙而薄光景眇洋易位非不勃然鋭矣未崇朝而消液安足恃乎故君子貴乎有所養見聞之知不可以為真知有外之心不可以合天心其意斷可識矣又況以一人當兆人以一世觀萬世與天地並立相終始者乎其氣象亦可見矣僕嘗謟焉

自揣其不可惕焉將以遷善補過不敢以衰病肆焉而不加省其顧學者如此其於文字旣非所長且不樂為也世俗不知者以其疇昔嘗秉筆焉輒慕而求之僕亦不得已而應之豈其心哉足下非不知我者也今幸以正學告我我安得不以正學相與言之至於可否意猶未以為必也桐山魯先生僕所畏慕者也非足下之鄉先生乎儻以余言為過幸從而質之因鄭生還輒布其區區以答來意臨書薄遽不旣

與孔元夫按察書

僕自去年夏獲望風采接言論於公署之側有以見閤下之用心古君子之用心也僕鄙人耳何足以知君子竊于易而得之易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陽剛而陰柔陽舒而陰慘其氣相反其在人也似之嘗以是博求天下之士其人正大剛明者也公平易直者也則其為君子必矣其人深險柔佞者也回邪狡戾者也則其為小人必矣陰陽之類也故小人難知而君子易見閤下在

省為端人按部為賢使者其謀猷言旨經綸獻替所以簡在帷幄措之中外者僕固不能悉聞之悉見之則謂之不知閣下可也今遽以古君子為言者豈苟相慕悅哉閣下見人不修邊幅握黜陟之柄下視諸生猶故等夷與人言不存形迹曰是而是耳曰非而非耳開心見誠辟之青天白日雖庸人豎子皆以為磊落明白則僕之於閣下有不待悉聞悉見而知其用心者葢以此也以閣下之剛明正大公平易直有古君子之風則

凡有懷而不吐有故而不能達者又安得自隱於左右
僕妾巷之人也非有高蹈遠引之心以偃蹇傲俗又非
有良田廣宅優游卒歲以自足少嘗從問學豈不知君
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邪顧惟孱弱多病中年屢
更憂患頤頷發一癰出膿數斗卧而呻吟者數月親友
不忍其即死力治之始愈支綴視息已近廢人口輔偏
哆齒牙摇落筋脉如中風狀出言蹇澁舉食久乃下咽
如是者十餘年矣比罹兵燹竄身山谷憂懼迫於内淫

邪襲於外自腰及髀遂成重腿倉卒弗治馴至足疾幸其不發則周旋進退接武少壯閒若無異然或發而不制則痛楚通夕莫識有生之樂如是者又數年矣平生迂拙百事墮人後今五十有九矣形影相顧子女無一息慰左右先世敝廬焚蕩不存薄田歲入奉租稅不暇自治每上先人墳墓則痛心疾首不知涕泣之所從閣下視僕如此以為于世何如也往歲朝廷急于求才過聽人言移文見徵有司敦迫就道及至金陵入覲主上退

謁今相國李公于中書一省之屬見之始知僕誠羸疾人也留省署兩月察其學與才益又知其迂濶不及事者也遂以學校之職授之特不欲以儒見弃耳忝乏既久虛縻廪食無補名教時取故書讀之目眵視短未能終卷即已遺忘將叙次一二文字擬諸作者而酬答累之亦莫就緒學業愒弛莫此為甚今年士人家見録至公文仕宦及閒良人才殘疾老病者容其乞身不覺喜形于色及聞閤下持節再涖東浙則又益喜庶其陳列

自明有投策之日矣今乃有非所料者一旦欲以不肖之名舉而進之夫亦過聽人言不探其犖獨衰病有大不可者乎此雖得之傳聞萬一有焉則僕之身與家將俱廢矣恐累閤下知人之明且今賢才輩出忼慨倜儻之士一切出其所長馳就功名豈少如僕者乎幸察其慺慺之心有非險詖狙詐如世所謂小人者則亦可哀之甚也韓子曰天地鬼神臨之在旁僕豈欺閤下者哉天地鬼神實監臨之閤下為時求才宜亦為時保養人

才可也夫幼而學壯而行老而休者士之常也

胡仲子集卷三